



桂林的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系列⑦

溶流上村： 记录千年繁华之路

□本报记者胡晓诗 文/摄



湘桂走廊，又名“湘桂古道”，起于道州（今湖南道县），终于临贺（今广西贺州八步区）。作为连通湖南、广西的交通要道，它既是通货东西、交流南北的重要商道，也是湖南、广西多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。曾经车水马龙的古道，因为现代交通的开通，已难觅当年的盛景，但我们仍能从三街镇溶流上村这样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中，一瞥它当年的荣光。

一个因驿道而兴的古村

2200 多年前，秦始皇为统一岭南，在兴安开凿灵渠，沟通湘江和漓江，使湘桂谷地成为水道和陆道并行的交通要道，号称“湘桂走廊”。《史记》载，舜帝南巡，“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嶷，是为零陵”，如果从舜帝南巡时算起，这条湘桂道延续了四千多年之久。

灵川三街镇自古为“楚越往来之要冲”，驿道通南北，水路连楚越，是中原经湘桂走廊南下的必经之路，是桂北曾经的经济和军事重镇。

自小溶江与大溶江汇流处起，三街境内的陆道起点为小溶江义渡，然后经小溶江铺、上南流（今溶流上村）、鲇鱼堡（卡）、凉风桥、上花坪、甘耆铺（今广化）、留田、龙门驿抵达灵川县城（今三街）北门外，再穿过县城，或经西关外，往五里排、七里店、善政铺、甘棠驿（经灵川县城），过甘棠渡，前往桂林。

溶流上村是关卡鲇鱼卡的前一站，可想而知，行旅客商在过卡前都要在此处暂作休息，做些准备。因此，从明代洪武年间（1368-1398）开始，溶流上村就有人定居，凭借驿道之利从事农耕和商贸生意，逐渐形成村落。据村民介绍，最早来到溶流上村居住的是唐姓，现在村里的大姓李姓来到溶流上村定居的时间较唐姓晚大概 100 年，在明代成化年间（1465-1487）。清代至民国时期，便捷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地理环境，吸引了张、秦、阳、蒋等姓相继迁入，形成如今六姓共居一村的局面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到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桂黄公路、湘桂铁路相继开通，新的交通工具快速、便捷，取代了千年水陆通道。古驿道或被掩埋覆盖，或湮没在荒山野岭，基本上已经很难找到大段完整的古驿道遗迹，目前三街境内仅存的几座小石桥和几段零星古道，为探寻古驿道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见证。但是，驿道上的古村落依然存在，并且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和古民居，其中，以溶流上村的古民居保存最好。

深深大院留住往日辉煌

溶流上村旧称“上南留”，“南留”或写作“南流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因其位于小溶江南岸，改今名“溶流”，“上”表示“北侧”，是个方位词。

岁月的洪波将古道的商贾记忆推向滚滚而流的江水中。驿道见证了这一切，同样，这里的建筑也记住了这一切。若是有机会来溶流上村一行，自然还是为看建筑而来。

溶流上村整个村子坐西朝东，背靠北障山，面向桂黄公路。走进村庄，百年古树点缀着恬静古朴的村落，颇有“古道西风瘦马、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浓厚韵味。村中的建筑大多顺应湘桂古道走向，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。这些古民居大多为砖木混合结构，高墙封闭，马头翘角，墙线错落有致，黑瓦白墙，色彩典雅大方，具有很强的美感。墙内为实木结构，梁柱用上好的油杉木，门窗用樟木、楠木等雕刻成花格门、花格窗。街巷规划



图①：高高的马头墙昭示着昔日的辉煌。

图②：村中的门楼。

图③：融合了少数民族民居特征的李家大院。

图④：村中的古民居。

迹还停留在这里，氤氲着生活的烟火气。

神岭瀑布下的诗意栖居

当历史人文与灵秀山川相遇，便交织描绘出溶流上村的独特气韵。

古有谚语云“鸟不过灵川”，说的就是鸟儿飞不过溶流上村后的北障山。清《一统志》卷二百九十一：“桂林府山川，北障山，在灵川县北二十里。重峦叠嶂，绵亘数里，高逾千仞，一名百丈山，又名把仗山，当风颺起，则飞鸟回旋不能度。谚称‘鸟不过灵川。’谓此。”

“百丈山头雨乍晴，灵川江上水初生。”明初文学家解缙在《灵川发舟》描绘了这里因地势导致的气候复杂多变。当地居民也会根据这些小气候征兆，预测气候变化。

既然飞不过百障山，不如就停下来看看这里的风景。每逢寒冬，山峰积雪，如同整片的白云，晴霁灿然。这就是明清时期被列为灵川八景之一的“障峰霁雪”（百嶂霁云）。现在已不是观赏“障峰霁雪”的时候，却能在不久后欣赏到“百嶂红云”，这是因为溶流上村有了新的风景——杜鹃花林。每到春天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满北障山，一簇簇如跳动的火焰，一丛丛若灿烂的晚霞，从山脚蔓延到山脊。村民还说道，每到雨季，便是山中神岭瀑布群的最佳观赏期。

瀑布景区的山脚下，地势平坦，从北障山发源的溪河穿村而过，滋润着溶流上村这片土地。当地村民依托地理优势，积极探索发展草莓、葡萄等生态种植产业，续写着湘桂古道上的时代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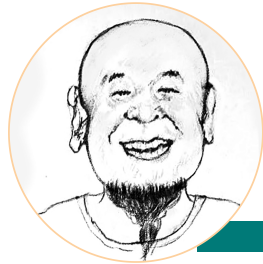


路书

地图软件搜索“溶流上村”即可。
(记者胡晓诗 整理)



杨二说说



把所有问题 都自己扛

湘桂古道这条路，二哥没走过。但二哥走过潇贺古道。

现在想来，那也是好多年前了，到如今，有些人，走着走着就没了，有些人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当年走潇贺古道的队伍是散了，不过，这心还在。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湘桂古道也好，潇贺古道也罢，这都是当年从湖南往南进入广西的通道，没有这官方的通道，老百姓只好自己踩条道出来，但可想而知，这自己踩出的道，肯定不如官方的道好走。

二哥小时候，当地农村出过一件事，十分凄惨。

当时连下了几天暴雨，乡下的田耕路就变得十分泥泞，据说隔壁村有小孩要去上学，就一小坡，硬是走不上去，用上了四驱——也就是手脚并用——都不行。刚好旁边有一锄地的老乡，好心给小家伙挖台阶上去。挖一阶，走一步，挖一阶，走一步……眼看就要到顶了，谁知小家伙高兴，步子迈大了，最后一锄头，就挖在了脚趾上，把脚给锄掉了一半，结果成了终生伤残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每无路可走时，二哥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故事。这样的心态甚至都影响到了二哥的人生路，一旦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二哥就会绕道而行。如果连可以绕的路都看不到，二哥干脆就驻足不前，等候老天的下一步安排。

这种心态是好是坏，二哥也不敢轻易下结论，但在大多数人眼里，这显然是不可取的，太过消极，一点进取心都没有。

确实是这样，因为这种心态，二哥一辈子成就都不高，全靠一点小聪明维持生计。不过，有时候想一想，这又是多大个事呢？不是说，要允许生物的多样性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如果只有一种性格的人，岂不也是很无趣？

鲁迅说，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有了路。二哥觉得这话说得好。起码它契合了二哥的想法，就是我有选择的自由。你们选了那边，走出了一条捷径，没问题。但二哥觉得捷径太陡，风险也大，二哥选择绕个圈，走另外一条更平坦但可能更远的路，你也不能老说我是吧？

二哥年轻时好运动，运动过度后，留下的后患就是未老滕盖先衰，上坡勉强，下坡就难堪了，得跳着下，要不然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往下挪，连老母亲看我下楼梯，都差点要掉泪，说你这造孽的样子，年轻时该是干了多少坏事啊。

二哥也曾思考过这问题，一辈子没害过人，怎么就把自己给害了呢？但可能，这就是性格吧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毕竟，二哥的绝大部分坏事，都只停留在想象中，并未付诸现实，而按照法律来讲，这其实是不能定罪的，除非你能弄一个思想罪出来。这样想的时候，二哥也就释然了，再怎么想，二哥都是一个一心向善，与世界无害的人。

二哥也是没想到，一条驿道，居然就想得这么五湖四海、天花乱坠，但这就是二哥的性格。尤其是喝了点本地的土米酒后，二哥更是思如泉涌，往往平时不敢说不敢想的思路，突然就冒出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不过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二哥的这些想法里面，好好理一理，说不定就有些事是可以归入到创新的范畴里的呢，对社会，这也是种贡献。

二哥觉得吧，这个世界需要组织人马修驿道的人，给世人提供方便，但也需要像二哥这样的人，五花八门，光怪陆离，与人无害，却给世界带来一些笑容，心知肚明，相视，会心一笑。这也算一种境界吧？